



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

Bali Ai-hsin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

夢想的終點固然浪漫

沿途每一步風景、滴落的汗水、急遽的喘息

更是銘記初心的見證

第一〇八期



本 【活動集錦】 本院114年1-6月活動剪影匯集

期 【專業園地】 組室業務專欄-日托中心、復健、保健、行政、社工、教導

內 【薪火相傳】 新進同仁自我介紹

容 【院生絮語】 本院服務對象徵文投稿

41周年院慶

新北市八里區愛心教養院院慶感恩活動



大埤頂社區共餐



中港國小生命之美



淘意·陶藝特展



牙仙子潔牙比賽



日托畢業典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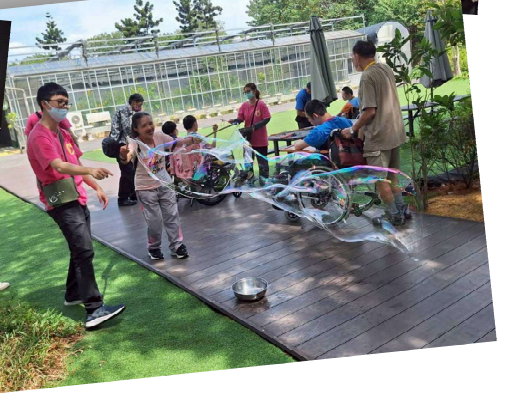
愛在畫中開幕式



有愛樂陶陶記者會



親子一日遊



優勢秀秀





逆境的突破與反思

教導組 教保員 李羽柔 邀稿
 替代役 林嘉宏 撰稿

破碎的金繼之光

世間萬物，無不追求完整與無瑕。然而，在日本的傳統工藝中，有一種名為「金繼」的修復藝術，卻顛覆了這種審美觀。金繼並非將破碎的陶瓷完美遮掩，而是用生漆混合金粉，將裂痕毫不隱藏地修復起來。經過金繼後的器皿，上面裂紋成了獨一無二的金色線條，讓器物因為傷痕更具價值，比原本完好時更顯尊貴。金繼的哲學是：缺陷並非失敗，而是歷史的見證，也是另一種美的開始。

當我踏入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服役時，我的心境正處於一種「破碎狀態」：事業計畫被硬生生中斷、時間價值觀面臨崩解。我帶著一種對人生「完整性的執念」，視這裡為我生命的裂痕。直到三個月後，我才體悟到，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，不論是照顧者、志工，還是替代役男，都是在進行一場更為深刻的心靈金繼。而院內所有生命，正是透過彼此的扶持，將身體的、認知的、情感的所有破碎一一鑲上黃金般的信念。



▲一位男孩用變形的手指，一點一點推著陶土。

對意義的內在反思

剛開始服役的那幾週，我對逆境的理解，停留在自身時間被消耗的狹隘層面。

這座教養院，是生命的極致濃縮，空氣中混合著消毒水、食物與各式各樣味道，特別是高密度的嘈雜聲——尖叫、哭鬧、拍打、肢體痙攣的聲響。這些「非語言訊息」形成了巨大的負面磁場，讓我真的覺得浪費生命。我用忽視築起一道厚實的心牆，來抵禦這片混亂，並且在心底吶喊：「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？這對我的未來有何意義？能讓我公司業績成長嗎？」

直到有一天，我目睹了那道足以穿透所有防禦的閃電。一位院生在與哥哥會面時，他全身無法自控地顫抖，卻用盡所有的力氣，在嘴角擠出一個極其微弱、卻充滿熱切的微笑。那一刻，我被自己長期以來對「意義」的狹隘定義震懾了。我的焦慮，不過是對自己事業停滯的恐懼；而他們的逆境，卻是每天都在費盡全力，只為表達一個最純粹的「我想念」或「我快樂」。

那道微笑，是擊碎我剛硬心房的第一道裂痕，那一刻我開始明白，真正的逆境，並非環境的艱難，而是心靈的抗拒與自囚。

從「等待」看見生命的主體性

當我的心牆破碎後，我開始調整自己看待服務的視角。我不再將照顧視為單向的施予，而是雙向的觀見。我放下對賺錢的盲目追求，主動學習一種更重要的哲學：等待。

等待一個慢半拍的眼神回應、等待一個難以察覺的手指動作、等待一次可能延遲數十秒的微笑。這份等待，絕非消極的停滯，而是一種深刻的、對生命主體性的尊重。在教養院裡，許多院生無法用言語表達，他們的每一個微小動作，都是費盡全力才完成的「自主」選擇。若我們急躁催促，便是剝奪了他們展現自我生命節奏的權利。

我記得那位長期臥床、總是低著頭的女孩。我拿著紅色小豬布偶在她面前比劃，靜靜等待。當她緩緩抬頭，嘴角輕輕地動了一下時，我感受到的不是照顧成功的喜悅，而是被生命接納的感動。這份微笑的重量，教會了我：真正的愛心與服務，並非是做出多麼偉大的舉動，而是在每一個日常的細節中，確保他們能保有作為一個「人」的尊嚴與自主。這是我們在協助他們，將身體的破碎，以耐心與尊重進行最莊嚴的金繼修復。



▲我不再將照顧視為單向的施予，而是雙向的觀見。

服務的極限與回饋的共振

逆境的突破，從來不是單人戰役，而是一場愛的群像戲。在這裡，我見證了多種形式的堅韌與無私。

我看見年逾九旬的母親，透過視訊跨越半個世紀的時空，關心她五十多歲的女兒。母愛的力量，是超越肉體不便的永恆命題。我看見來自印尼、越南的異國生活服務員，他們用溫暖的笑容和充滿善意的話語，每日如一地鼓勵院生，為這些無法言語的生命注入了異國他鄉的勇氣。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，將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的逆境中，展現無私的典範。

半年了，我深刻體會到，是這群被社會視為逆境者的院生們，在無形中服務了我焦慮的靈魂。他們的單純、他們的天真、他們的專注，像一股純淨的泉水，洗滌了我對名利與效率的執著。當我看見一位男孩用變形的手指，一點一點推著陶土，最終完成一隻線條粗獷卻充滿生命力的小魚時，我才意識到，我先前對事業停滯的煩惱，是多麼的微不足道。

這一年，我從一個唯利是圖、充滿抗拒的役男，被教養成一個懂得傾聽與尊重的陪伴者。我走進了這個世界，看到了社會中沒被看見的故事，同時也滋潤了我原本躁動不安的情緒。



▲ 年逾九旬的母親，透過視訊關心她五十多歲的女兒。

金繼圓滿，永續的力量

如果將我剛服役時焦躁、功利的心態比作一個摔碎的瓷器，那麼這一段時間在八里愛心教養院的點滴，就是那層層塗抹上去的金色修復漆。如今，我的心靈已不再是當初那個追求完好無缺、抗拒裂痕的器皿。那些曾經被我視為負能量的喧囂、那些曾經讓我覺得耗費時間的「等待」，現在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特別的金線。這些金線，記錄了我的反思與突破，更見證了這所教養院每天都在上演的、關於人類韌性與愛的奇蹟。

逆境，從來就不是終點，它只是生命中一場必須經歷的「破碎」。而我們每一個人，無論身份為何，都能成為那個手持金漆的修復者，不僅修復他人，更修復自己。八里愛心教養院的存在，正是在這個世界上，最有力地實踐著金繼哲學：讓所有被修復的生命，都比以往更加光彩奪目，且更具永恆的價值。



▲ 我們每人都能成為手持金漆的修復者，不僅修復他人，更修復自己。



跑起來！ 愛與科技交織的馳騁夢

復健組 職能治療師 林瑋俐



▲如果能「跑起來」，將是院生生命中巨幅的躍進

聽聽看，此刻的復健教室裡，有什麼聲音從裡頭傳出呢？

在奔放的音樂鼓動中，助行器輪軸喀拉喀啦地滾動著，跑步機的踩踏聲此起彼落，院生興奮的喊叫夾雜其間，時不時也能聽見治療師的吆喝：「不要走……給我跑起來！」

跑步，靠著自己一雙腳盡情奔馳，迎著風，享受加速的痛快，急速升高的體溫，劇烈的喘息，汗水淋漓，同時也是自由、超越的象徵。但對院生而言，這幾乎難以想像。

秉持著教養院「願盡力啟發其潛能，滿足其身心需求，並豐富其生活內涵，以保障最佳的生活品質」之宗旨，復健組積極引入多元運動項目，更將運動結合到院生的生活之中。從早期參加體育署的「打造運動島」到近年的「運動愛台灣」計畫，我們希望透過運動，促進院生的肢體協調和心肺功能，並感受到努力後帶來的成就感與自信心。然而，院生們行動不便，如何安全、有效地運動復健，一直是一大挑戰。跑步，作為一種本能且全身性的運動，被視為一個潛力無窮的切入點。如果能讓院生真正「跑起來」，那將是他們生命中一次巨幅的躍進。

為此，復健組開始了一連串新嘗試。最初的靈感來源於將折疊式跑步機與助行器結合。這個初期實驗帶來了令人振奮的結果：院生開始能夠踏上跑道，利用助行器的支撐，體驗到「跑步」的感覺。然而，挑戰隨即浮現，一般市售的折疊式跑步機有兩大難題：一是機台太小、跑道過窄，只能讓身形嬌小的院生能成功站上去；二是即使將速度設定至最低，對於動作控制能力較弱的院生來說，仍容易失足跌倒。

於是復健組持續發揮著「土法煉鋼」的精神，期能突破瓶頸。治療師們試著將助行器的尺寸加大，製作出比正常規格更寬的「加大版助行器」，並將這個助行器架設在一般的跑步機機台上。設計的初衷是來解決跑道寬度不足的問題，但新的困境隨之而來，在助行器尺寸加大之後，整體結構的剛性（結構穩定度）卻相對不足，當活潑好動的院生站上去時，身體的晃動導致整個助行器跟著搖晃，安全性令人擔憂。最後，治療師們終於找到了合適的解決方案——將特製的支架加裝在慢速跑步機的長扶手上。



▲將折疊式跑步機與助行器結合

慢速跑步機兼備了極慢速啟動和運轉功能，速度可以精確控制到院生能接受的節奏。機台本身重量足夠、結構穩固，能承受院生身體的晃動和重量的轉移，以及最關鍵的：兩旁長而穩固的扶手。我們利用了跑步機本身的穩固機身，讓改造後的輔助結構不再晃動，而扶手則為身體重心提供了穩定支持。



▲跑步是自由、超越的象徵

小柔就是那位熱愛跑步的院生，每天只要復健時間一到，小柔就會主動用腳滑著輪椅，一蹬一蹬地移動到跑步機前，急切地搶位排隊，對於她來說，跑步機不只是一個復健工具，更是一個讓她感受速度、捕捉自由的小世界。另一位院生小靜，也是因為跑步重拾了健康。過去由於肢體障礙加上運動量不足，小靜的身材一度臃腫，健檢報告更是出現了紅字。在治療師的協助下，小靜規律地使用這台客製化跑步機。藉由穩定且持續的運動，她不僅恢復了健康的體態，精神和體力也跟著大幅提升。

有了跑步的經驗，將體會並學習到奔馳的快感，這場「有愛無礙，大家跑起來」的運動旅程，一舉將復健教室翻轉為活力健身房，當院生們的腳步踩在跑帶上，隨著音樂輕快地律動時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身體的活動，而是在奔跑之中，正悄悄改變的未來。



關於社工這件事

社工組 輔導員 楊舜丞

關於我所認定的社工，不知這樣的比喻是否貼切，這是來自今(114)年十月下旬的真實體會。

時序已經入秋，天氣仍熱得需要開冷氣消暑。在與平時無異的上班日裡，為了取得案主文件申請所需的診斷證明書，我跑了趟公差，搭車帶著院生到醫院去。回程的時候發生了小插曲，司機大哥原本車開得好好的，到了過彎處卻忽然停下來，由於山路沒有紅綠燈，我探頭望去，隔著車窗，有名阿姨彎身蹲在路中間，在大太陽下拿起一根樹枝，要將螳螂趕往路邊，免得遭受車輪輾壓之災，但那隻螳螂似乎不明所以，甚至不領情，兩把鐮刀霍霍威嚇，阿姨不耐的表情明顯透露著：「傻孩子！我是在救你，你攻擊我做什麼？」對面兩輛來車跟我們一樣，也停了下來，靜靜等著阿姨。歷經一番拉鋸，最後在阿姨猛力連戳下，螳螂不得已翅膀一振，消失在山坡裡，人車再度恢復通暢。如果將螳螂比喻為案主，阿姨就是第一線社工了，而司機大哥和車上的我們則成了支持、守護的社會大眾了。

但問題也來了，社工有個很重要的守則：案主自決。大家都知道螳螂處在危險之中，阿姨做的事情是當務之急，固然沒錯，但螳螂為何跑到路上？接下來要往哪邊去？螳螂如此抗拒的原因是什麼？沒有人曉得。

做了許久的行政助理，今年的我又有機會接下個案服務工作，能被信任當然很高興，但也挾帶著恐無法勝任的不安。在教養院當社工，我們關心院生之餘，更常聯繫家長。我想起歷年三任社工組長的叮嚀，第一位告訴我：「**要設身處地，融入對方的語言**」；第二位提醒我：「**要相信所有的指責、挫敗，會成為個案服務精進的養分**」；現任組長則簡單地說：「**我們不是在服務家長，而是和家長一起工作。**」

不約而同地，他們都點出：對等、互相、共同努力。

回顧今年，有好些故事可以訴說，不論心態、觀念、基本知能猶且不足的我，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。小怡在暑假前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，在醫院治療了好一陣子，記得當我緊張地代表院內前往關心時，是小怡爸爸要我放輕鬆，耐心回答我每個生硬的提問，並提醒我出院流程要注意的細節，雖然尷尬，但我永遠忘不了小怡爸爸對我有失專業的寬容。而後接近年底時，小怡的身障證明即將到期，需要重新鑑定，小怡爸爸因為不熟悉程序，加上忙於工作與家庭而焦頭爛額，這次換我在電話裡要爸爸放輕鬆，淺顯地將公文翻譯成白話，也擋下衛生局以及醫師的詰問，順利為小怡申請了在家鑑定。我一直沒有說出口的是：即使小怡爸爸幾個月前見到了我的糗樣，對我依然抱以信任，我無比感激。

第二位要提起的是晴晴爸爸，晴晴來自單親家庭，爸爸的年紀與我相差無幾，因此當初認識的時候，令我別有所感。晴晴今年三歲，也許爸爸基於愧疚，曾認為自己無法給予晴晴正常的家庭生活，也不想給其他家人造成困擾，因而決定申請出養，但隨著時間過去，出養始終未果，就這麼輾轉來到了教養院，第一天晴晴來院報到的時候，所有晴晴的照顧問題一概是早療中心的老師和社工代為回答，爸爸不但不大清楚，連怎麼抱起軟綿綿的晴晴，都不甚熟練，加上過往的出養申請紀錄，引來了部分院房人員對於爸爸不負責任的質疑。然而事實卻不是如此，爸爸對我說：「晴晴剛出生時，我確實想把她送走，那是因為我希望她過得更好，不過現在我想清楚了，她是我女兒，我會努力做個好爸爸。」我想，只要付諸真心，任何時候重新開始都不嫌太遲，但關係總需要時間建立，在這段期間，我夾在晴晴爸爸的「學習」與院房人員的「質疑」之間，不斷來回溝通，最後終於日久見人心，已經不再有人提及晴晴爸爸的過去。這也讓我深刻了解到，表象無法呈現全貌，眼見也不一定為憑，過去不代表現在，現在更不代表未來，相信人永遠都有轉變的可能。

最後要談的是一個典型的雙老家庭，阿斌已經五十多歲；媽媽高齡將近八十歲。自從爸爸過世後，阿斌媽媽便一個人獨居在舊式公寓裡，而就在幾年前，教養院陸續有同仁察覺到了媽媽的失智症狀，連阿斌本人也發現到媽媽不一樣了，因此漸漸接受自己再也無法回家過節的事實。由於沒有和失智徵狀的家長對話的經驗，今年下來與阿斌媽媽的溝通遇到了不少困難，不僅一件事情要提醒再三，也不能一口氣塞太多訊息，否則容易導致阿斌媽媽拼湊出錯誤的資訊，比如九月期間的親子一日遊，阿斌媽媽以為我講錯了搭車地點，當場跟我爭得面紅耳赤，讓我頭痛不已。但阿斌媽媽記性雖然退化了，善良的天性倒一點都沒變過，就算我緊迫盯人的嘮叨、無奈的嘆氣、台語不流暢所造成的誤會，阿斌媽媽還是會稱讚我：「社工，你人真好呀！」聽得我總是忍俊不禁，我接納阿斌媽媽的健忘，而阿斌媽媽允許我不小心傾瀉的情緒，我想這就是所謂的互相吧！翌(115)年春節前夕，在我將阿斌送去臨托機構後，本想打通電話，提醒阿斌媽媽探視時間和預約電話，然而直到下班前都沒有聯繫上，晚上因為不放心，我又撥了通電話，這回阿斌媽媽總算接起了，再次重複交代完訊息後，我對她說了聲新年快樂，阿斌媽媽很開心，也笑著回覆：「一直以來都感謝你啊社工！新年快樂！」我默默苦笑，職責範圍沒有什麼好感謝的，反而是我要感謝她不計前嫌的包容才對。

114年打滾在忙碌裡，時間過得飛快。我學到了很多，但往後還有更長的路要走。姑且讓我援引並相信《葬送的芙莉蓮》的這段話：「拼命累積起來的東西，絕對不會背叛自己。」我經常想起那位阿姨揮趕螳螂的畫面，螳螂或許不知道自己身處險境，也不明白正有人努力把牠帶離車道，只會本能地舉起鐮刀，威嚇著眼前的一切，有時候，案主也是如此。我不知道自己未來能不能成為一位成熟的社工，但我希望，在案主需要的時候，我也能像那位阿姨一樣，溫柔而堅定地，把案主引回安全的方向，即使對方並不理解。

長久的守護：從定期體檢開始



保健組 護理師 張曉呈

守護健康的日常：在愛與專業中陪伴成長

在教養與照顧的過程中，「預防勝於治療」不僅是一句口號，更是一項必須長期落實的實務工作。無論是肩負照顧、教養與支持責任的員工，或是長期生活於院內、需要全人照顧的院生，定期健康檢查都是守護健康、提升照顧品質的重要基石。

透過定期性的體檢安排，讓教養院員工及院生得以及早發現潛在健康風險，降低突發疾病與照顧負擔，並為大家打造一個安全、穩定且值得信賴的生活環境。



▲ 定期性體檢得以讓員工及院生及早發現潛在健康風險

為什麼員工需要定期體檢？

在教養院中，員工是院生最重要、也最長時間接觸的照顧者。日常工作包含生活照顧、醫療協助、教養支持與情緒陪伴，常伴隨輪班制度、體力負荷與心理壓力。定期健康檢查能協助員工掌握自身健康狀況，及早發現如高血壓、高血脂、血糖異常、肝腎功能異常等慢性疾病，避免因忽略自身健康而影響工作表現與生活品質。



▲ 規律的健康檢查是全人支持的重要一環

院生定期體檢的意義

對院生而言，健康不只是沒有生病，而是能否在穩定的身體狀況下，安心生活、學習與成長。許多慢性疾病或身體異常在初期並不容易察覺，透過定期體檢，讓保健組的護理師得以提早發現問題，及早介入處理，避免病情惡化，影響院生的生活品質。

對於需要長期照顧的院生來說，規律的健康檢查更是全人支持的重要一環。透過持續追蹤身高、體重、營養狀況、器官功能與用藥安全，團隊能即時調整對院生的照顧策略，讓每一位院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節奏中穩定成長。對院生而言，健康不只是沒有生病，而是能否在穩定的身體狀況下，安心生活、學習與成長。許多慢性疾病或身體異常在初期並不容易察覺，透過定期體檢，讓保健組的護理師得以提早發現問題，及早介入

處理，避免病情惡化，影響院生的生活品質。

對於需要長期照顧的院生來說，規律的健康檢查更是全人支持的重要一環。透過持續追蹤身高、體重、營養狀況、器官功能與用藥安全，團隊能即時調整對院生的照顧策略，讓每一位院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節奏中穩定成長。

打造安全照顧環境的關鍵

員工與院生的定期體檢，並非各自獨立的措施，而是共同構築安全照顧環境的重要環節。員工健康穩定，能降低照顧過程中的風險；院生健康監測完善，能及早發現異常、避免病情惡化。兩者相互配合，形成良性循環，使教養院成為真正讓家屬安心、讓院生放心生活的場所。

從體檢到健康促進

定期體檢的價值，不僅在於檢查本身，更在於後續的追蹤與健康促進。透過專業醫師判讀檢查結果後，搭配藥物治療、營養管理、運動活動等處置，協助員工與院生建立合適的健康習慣。

教養院也可透過健康宣導、團隊討論與跨專業合作，將體檢結果轉化為實際的照顧行動，讓健康管理自然融入日常生活，成為支持院生成長的重要力量。

結語

在愛心教養院，健康不只是醫療議題，更是一份對院生生活品質與長期陪伴的承諾。透過落實員工與院生的定期體檢，不僅能及早發現健康問題、降低照顧風險，也展現教養院對「以人為本、全人照顧」理念的重視。

讓我們從每一次體檢開始，用專業與關懷，守護院生的現在，也陪伴他們走向更安心、穩定的未來。



跌倒後重新站起

日托組 三峽日托中心教保員 邱泓彥

當孩子踏出家門的那一刻起，眼前的世界變得寬廣而喧鬧。光線、聲音、步調，以及往來陌生的面孔，一切都與家中截然不同。對多數孩子而言，自然是充滿驚喜的探索；但對於語言、動作、認知與情緒發展較為緩慢的身心障礙、或發展遲緩兒來說，往往是驚疑大於驚喜。他們像一群正在學習飛翔的小天使，帶著尚未羽化完全的翅膀，在風中顫抖、試探，卻不能明白為何沒辦法跟上大家，因而本能地抗拒、退縮。而日托中心，便是他們飛向廣闊世界之前最安全、最溫暖的停靠站。

2至6歲是兒童發展的關鍵期，每個看似「理所當然」的行為發展——牙牙學語、用雙腳站起、邁步走路、願意分享玩具、與同儕互動遊戲——都是孩子跨越逆境的成長史，但並非每個孩子都能「理所當然」地跨越逆境。早期療育的存在，既是無條件包容差異的花園，就好比為孩子鋪上柔軟的毛毯，接住他們一次次的跌倒，也陪著他們一次次站起，重新出發。

孩子的逆境不是戲劇性的大風大浪，而是日復一日的小困難——想自己穿外套，動作卻不甚協調，忙得頭昏眼花；想跟同學玩，卻不知道如何開始；想參與活動，卻因感官敏感而裹足不前；想告訴老師「我需要幫忙」，卻遍尋不著詞彙，只好原地哭泣。每個行為背後，都藏著無聲的求助訊號，而我們的任務，就是讀懂那些訊息，並藉由專業的力量，陪伴孩子一起找到跨越逆境的突破口。

這份專業，並非冰冷的技術，而是建立在理解之上的陪伴。

記得剛來中心的小昕，每天一到門口便緊抓著媽媽的手，哭得彷彿整個世界將要拋棄他，分離焦慮讓他連走進教室都不願意，只是一味挨著媽媽。我們沒有急著要求，給予小昕小心觀察的時間，直到他慢慢適應，發現我們似乎可以信任，專業關係才自此建立。隨著時間進展，小昕已能抬頭看老師，在媽媽離開前主動牽起老師的手，也能和同學一起坐在教室裡聽故事。

班上的小紘因癱瘓緣故，在語言、認知與社交上面臨了更多考驗。剛開始，他常用哭鬧或吼叫表達需求。透過本院跨專業團隊把認知、溝通、感官統合與動作練習融入遊戲裡，小紘從逃避轉為願意嘗試，從發出單音到說出複雜詞組，已能愈來愈完整地開口表達。

這些轉變看似微小，卻是緩慢而珍貴的蛻變。早期療育固然是一門專業，但我們從不否認，這是門人人皆可參與的助人專業，畢竟孩子的發展是否得以健全，有賴於整個社會攜手努力。

早期療育不只是介入，更是對照並省思「成長」定義的一面鏡子。我們接住孩子的不安，梳理家長的焦慮，同時也堅定我們的專業信念。我們調整教學策略，陪家長放慢腳步，孩子的節奏不必和別人一樣，他們只需要被看見、被理解、被允許慢慢來。走在日托中心的走廊上，你會聽見孩子的笑聲、語詞片段、努力模仿的動作，以及跌倒後再站起來的腳步聲，那不是吵鬧，而是生命正熾熱脈動的聲音。

漫畫家麻生羽呂寫過一段話：「**被人誇獎，受人感謝，會很高興，這就是人在人生之中，格外重要的情緒。**」人的一生分成許多階段，早期療育也許短暫，卻是影響深遠的時光，我喜歡以花園作為早療的比喻，希望所有孩子們今後即使跌倒了，哭過以後還能再度站起；不小心迷路了仍能穩住情緒，找回方向；挫折的時候帶著**我曾被接納、理解、陪伴的記憶**，依舊相信眼前的世界璀璨友善。

無聲的守護－機構公共安全的防線



行政組 幹事 曾詠翔

欸！請注意！繼上次講解本院消防業務後，這次我們來談談另一個更廣泛的防線：公共安全（以下簡稱公安）。

聽好了，廣義來看，消防亦可說是公安的一環，皆以預防事故、確保生命安全為首要目標，並且均受國家法規嚴格規範。與消防不同的是，公安更傾向關注建築物整體結構是否安全，以及避難逃生機能是否完善。

當警報聲響起，自衛消防編組各自就位，閥紐轉動，水帶拉開——「消防」的存在顯而易見。但在火焰尚未燃起，煙霧還未瀰漫之前，正是「公安」這道防線，默默守著每一個人。

聰明如你們，應該早就明白箇中差異了吧？沒錯！消防關心的是：設備是否正常？編組人員是否熟悉？災害發生當下能否有效應變？公安關心的則是：建築本身是否禁得起危機考驗？逃生動線是否順暢？結構與設施是否穩固安全？因此，當我們檢查各樓層防火門是否確實關閉、維持逃生梯淨空、訂定廚房炊煮安全規範，並安排電梯定期保養時，這些看似細瑣而繁複的工作，其實都是公安的重要環節，我們更必須抱持一絲不苟的態度逐一檢視，將潛在風險降至最低。

或許有人會直覺認為，「防火門」既然有個「火」字，自然屬於消防設備。但事實上，它應被歸類為公安設施，因為這關乎建築本體的安全設計，而不是災害發生後的應變行動。這樣的差異，也反映在主管機關上。以新北市為例，消防業務由消防局主管，因此每半年來院內檢查消防設備的，往往是穿著深紅色制服的消防隊人員；而公安則屬於工務局職掌，每年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，可能是工務局職員，也可能是受委託的專業技術人員。少了制服的鮮明標誌，他們的身影往往不那麼引人注目，但一心守護的精神卻絲毫不減。

消防，是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的力量；公安，則是在日常歲月裡反覆確認的安心。或許兩者權責分屬不同機關，檢查項目也各有不同，但最終都指向同一件事——確保院內每一位員工與院生，都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生活與成長。

當我們同時重視消防與公安，其實守住的，不只是法規的合格，而是對人身安全最重要、也最基本的責任。

好啦！謝謝大家耐著性子聽我說完，我的說明即將告一段落。最後容我再次強調，「公安」這件事可大可小，它可以小到幾乎像空氣般，讓人幾乎感受不到存在，但災害一旦發生，它卻是攸關生死的關鍵所在。在場用心照顧院生的各位同仁，只要從此刻起，不再對公共安全等閒視之，那麼就不枉我今日的嘮叨了！

新進夥伴



王彥華

大家好，我是彥華，國立空中大學行政管理科畢業，經由地方特考錄取分發來到愛心教養院。

老人福利領域資歷3年，經手各項經濟補助行政業務，也待過高中教務處註冊組，辦理升學考試報名、成績登錄與學籍管理、學雜費減免等作業。

由行政轉換到直接服務，帶來不小的衝擊和挑戰，讓我學會耐心、觀察與支持的重要性。這些累積，都成為我職涯中珍貴的基石。一路走來，我在摸索與調整中逐漸找到前進方向，也學會以更溫柔的方式對待自己與他人。

院內長官和同仁們都很友善包容，充滿耐心、細心地指導，令我十分感激，院內業務還有很多需要熟悉的部分，請大家不吝指教，由衷感激。

最後想跟大家分享Viktor Frankl的一段話：即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的，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，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，人類仍然有一個自由——「選擇用什麼樣的態度，去面對這一切」的自由，而這就是人類的終極自由。

新進夥伴



李思儒

大家好，我叫李思儒，畢業於明新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。從小對外文感興趣，因此選擇相關科系就讀，很開心能加入愛心教養院這個大家庭。

我是一位個性穩重、富有責任感且親切的人，面對新環境時較為安靜，但熟悉後能夠與人自在互動。平時的興趣是聽音樂與看電影，喜歡的運動是打羽球，也很喜歡與小孩及小動物相處。

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教保相關的工作，未來我會在各方面持續學習並努力成長，在工作中協助需要幫助的對象，並從中獲得成就感，也期待自己能夠盡快適應並勝任這份工作。

新進夥伴



蔡佩吟

大家好，我叫蔡佩吟，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。很開心能夠來到愛心工作。在這裡都會接觸到不同需求、不同特質的院生，也因此學會了更細緻的觀察，以及更溫柔、穩定的溝通方式。

過去在學期間累積的經濟分析思維，也讓我在工作中能更客觀地看待問題，快速整理資訊並找到合適的解決方式。我特別重視資訊傳達的清楚與效率，因為在教養院裡，每一句話、每個指令都會直接影響院生的情緒與安全。因此，我逐漸養成了穩定、負責、細膩的工作習慣，並以耐心、尊重與理解的態度陪伴院生，協助他們一步一步完成日常的事務。

在生活方面，我也持續自我提升，讓自己保持健康與專注。我喜歡閱讀心理與自我成長類書籍，希望透過培養更強的內控能力，讓自己在工作與生活中都能保持穩定、冷靜與同理心。

雖然加入的時間還不長，但我非常珍惜與院生及同事的每一次互動，也努力融入團隊、向前輩們學習。未來我希望能做得更好，讓院生感到安心，也成為同事們信任的夥伴。很開心能加入愛心這個溫暖的環境，也期待和大家一起合作、一起成長。

新進夥伴



鄭鳳怡

大家好，我是鳳怡，畢業於長庚技術學院護理系，畢業後一直在醫學中心擔任護理師工作，想換個心情與環境，很高興可以加入愛心教養院的團隊並且加入保健組。我希望可以盡早熟悉院內的孩子們，並熟悉組室的工作流程及業務，可以早點幫上大家的忙，早點融入愛心團隊。

在關係之中完成自己

讀《追求美好人生》後的存在思考

作者 林聖傑

夜晚總是安靜得特別真實。

當世界的聲音逐漸退去，我坐在電動輪椅上，讓思緒緩慢地向內延展。身體停留在有限的空間裡，時間卻在心裡打開更寬的維度。那些我無法親自抵達的遠方，我用閱讀靠近；那些我無法奔跑的人生，我用書寫參與。

在限制之中，我學會與自己對話，也在他人的故事裡，確認自身存在的重量。或許行動有其邊界，但思想沒有；或許道路有所阻隔，但理解能夠跨越。當文字成為出口，我才明白，生命真正的延伸，不在步伐，而在深度。

我們習慣把「美好人生」理解為一種結果——成就的高峰、物質的充盈、他人目光的肯定。然而，《追求美好人生》提醒我們，人生的價值並非由外在堆砌，而是由內在形塑。克里斯多福·彼得森以一百則簡潔的省思，緩慢而堅定地校準我們對幸福的誤解。他不談成功捷徑，也不鼓吹積極口號，而是回到最根本的命題：人如何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。

書中最深刻的一句話，是那句近乎質樸的陳述——他人很重要。

彼得森引用長期心理學追蹤研究發現：在人際關係上投入更多情感支持的人，即使生活遭遇困境，也更能保持心理彈性與持久幸福感。這證明，「他人很重要」不是抽象哲理，而是經驗與研究反覆驗證的事實。這並非情緒性的呼籲，而是一種存在的事實。人的自我，從來不是孤立生成的。我們在他人的凝視中辨認自己，在互動之中修正偏差，在理解與被理解之間，逐漸形成穩定的內在結構。若失去關係，我們失去的不只是陪伴，而是確認自我的座標。對我而言，這份體會格外真切。

作為一位長期坐在電動輪椅上的人，我的生命並非建立在高度自主的敘事之上。我無法以行動速度證明價值，也無法以獨立完成來定義尊嚴。然而，正是在依賴與互助之中，我逐漸理解——人本來就是彼此承接的存在。所謂獨立，不過是一種過度浪漫化的想像。

書中另一則省思指出，幸福感並非建立在情緒高潮之上，而是能夠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希望與正向行動的能力。這個觀點從多個真實例子中浮現出來——當個體面對失敗或痛苦，唯一能讓心理保持穩定的因素，往往是他們能在困境中找到意義，而非單純追求快樂。

彼得森還從性格力量 (character strengths) 的角度出發，說明勇氣、節制、誠實、感恩等特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人的韌性。這些性格力量來源於多年研究統整，顯示幸福感並非抽象理論，而是可以透過日常實踐培養出來。

閱讀過程中，我反覆思考自己對價值的期待。我是否曾將被看見視為被肯定？是否曾在無形之中，用外界的評價衡量自我？如果人生終究無法以高度與速度決定，那麼真正值得累積的，應當是什麼？

或許，是一種在關係中不失尊重的姿態；是一種在差異裡仍能保持理解的能力；是一種即使身處限制，也不放棄善意的選擇。

當我願意聆聽他人的故事，我的世界便不再侷限於身體所及的範圍。理解他人，實際上也是擴展自己。這不是宏大的理想，而是一種日常的倫理實踐。

《追求美好人生》沒有提供成功公式，也沒有塑造英雄形象。它所呈現的，是一種節制而清醒的生活態度——在人際互動中修正自己，在道德選擇中鍛鍊品格，在有限條件下仍然維持內在的完整。或許，追求美好人生，並不是向外奔馳，而是向內整合；不是成為眾人仰望的高度，而是成為自己願意直視的樣子。

當夜晚再次安靜下來，我回到那輛熟悉的輪椅旁，心中多了一份確信：真正的好人生，不在於擁有多少，而在於願意為他人留下多少空間。在關係之中完成自己，或許，這就是我對美好人生最誠實的理解。

這裡，也是我的家

在依賴與陪伴中，尋得理解、尊嚴與歸屬感

作者 林聖傑

家，從來不只是血緣的延伸，也不只是戶籍上的地址。它是一段長時間的陪伴，是在脆弱與成長之間，被支持、被接納的所在。

我九歲那年，進入八里愛心教養院。九歲的年紀，尚未真正理解「離開」的意義。我只是被帶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場域——陌生的空間、氣味、作息，以及一群還不熟悉的照顧者。當時的我不知道，這個地方將成為我成長軌跡中最長的一段陪伴。

社會多半以「機構」來理解教養院。制度、規範、管理，是外界慣用的語彙。然而，對一個九歲的孩子而言，這裡首先不是制度，而是生活本身。我在這裡經歷青春期的迷惘與自我質疑，也在這裡逐漸學會與自己的身體和解。身為一名長期使用電動輪椅的人，我比同齡人更早意識到身體的限制：動作遲緩、行動依賴，以及無法完全自主的現實，這迫使我提早面對「自我價值」這個命題。我也曾因一句話而徹夜難眠——例如，一句無心的評論關於我的依賴。那讓我深刻體會到——語言不只是聲音，它具有重量。然而，在這個空間裡，我同時也經驗過另一種力量：一種不需要過多言語的體諒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生病發燒。我沒有開口，只是以一個眼神示意。那位照顧員沒有追問，也沒有遲疑，他立刻明白我的需要，例如幫我拿藥或調整姿勢。那一瞬間，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——理解，不必建立在血緣之上。我們沒有家族關係，卻在長時間的相處中，形成了一種高度默契。

自立區的轉變

後來，真正深化我對「家」的理解，是在自立區的歷程。剛開始，老師告訴我，我將被安排至自立區時，我感到困惑。在身體條件上，我並不具備完全獨立完成日常生活的能力。我質疑自己是否具備「自立」的資格。

直到後來，我逐漸明白——自立並非完全排除協助，而是在支持系統中保有選擇與主體性，朝向自己期望的生活前進。在自立區裡，常有人問我們：「你學到了什麼？」如果以傳統能力評量來看，我並非最擅長行政文書或技術操作的人。但我在那裡，學會了一項更深層的能力——如何以體諒為基礎，帶領一個團隊。

起初，我無法有效號召大家。指令無法產生回應，聲音難以形成共識。挫折，是必然的。於是我選擇觀察。觀察孜維哥哥如何與人互動，如何在尊重中建立影響力。我逐漸理解，領導不是權威的展現，而是關係的建立。

例如，過去我和夥伴人逸溝通時，他往往難以接受不同意見。但在持續的體諒與調整之後，當他無法接受某項決定時，他會主動拿出小白板，寫下自己的理由。那一刻，我看見的是雙向的成長。又如泰曜。

過去只要生活作息被打亂，他的情緒便劇烈波動。透過一次次耐心的說明與陪伴，他逐漸能夠在變動中保持穩定。這些改變並非戲劇性的轉折，而是日復一日、細水長流的累積，這累積，正是家般的陪伴。每當我們一同參與活動時，我總能感受到一種互信的氛圍。那是一種不需刻意強調，卻自然流動的歸屬感。那不是「像家」。那就是家。

家的真諦

家，未必完美。它可能包含規範、磨合與疲憊。但家真正的核心，是在脆弱時被接住，在成長時被見證。從九歲至今，這裡見證了我的不安、我的懷疑、我的倔強與我的成熟。我在這裡學會傾聽，尊重差異，並在有限條件中保持自主。如果今天有人問我：「家在哪裡？」我會回答——家，不只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工作不一定要喜歡的， 而是要找適合自己的



作者 翁彥如

說到逆境的突破，我想到是我大學畢業時，內心一直嚮往著從事社工，幫助身障朋友解決他們的困難。

但就在我滿腔熱血去應徵社工職缺時，發現自己的肢體障礙與緩慢的工作速度，是我沒有錄取的原因。

當時的我非常沮喪，我明明很努力表現出：我願意學習，也會努力完成工作，可是面試官為何連試試看的機會都不願意給我呢？甚至說出了一天要接500通以上的電話，每天要寫500-1000份報告，經常加班到12點等的工作情況會發生，就是希望我能知難而退。然而那時候我沒有聽懂面試官話中的意思，依然強烈表達我想要這份工作，請求面試官給我機會，卻忘了我的肢體、環境、想法及經驗都有很大的受限，還需要等這些能力和問題提升及改善，才有資格來應徵。

因為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消沉了快一年，在這一年裡我都無法坦然，只要一談到這個話題我就會崩潰大哭。

後來教養院給我一份工作學習的機會，讓我有機會體驗職場氛圍，這時候我才發現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不是單憑滿腔熱血就能完成所有事情，工作需要的不僅僅是專業知識，還有文書處理的能力，人脈資源等等，這些都是我不曾想到的，於是我告訴我自己：看來我要學的真的還不少呢！先學好現在的工作是最重要的。

在努力工作的期間，有職訓中心的人來看我，和社工一起我與討論外出工作的可能性，這才發現交通、經濟、肢體是我最大的阻礙，想要外出工作必須先解決這三個問題，才有機會媒合到適合我的工作。

有了這番談話後，我開始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活動度、以及提升體力和電腦技能，同時也想著如果不能如願當社工，那我可以把這裡的工作機會把握住，用我的所學需幫助我的同儕或老師，這也算是社工裡頭所說的，從自助到幫助他人吧！

透過這件事，我總算明白了一個道理：讀社工，不是一定要當社工，當心態一轉，可以當生命講師也說不定呢！在當講師前，或許我生活上已經運用很多所學的社工技巧了！